

# 一封珍藏在金賽研究所的 佛洛伊德親筆信

周煉紅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金賽研究所  
技術部主任

舉世聞名的由金賽先生創建的金賽研究所創立於1947年。這個研究所座落在美國印第安那大學美麗的布魯明頓校園。它珍藏了幾萬冊世界各地的關於性文化知識的書籍、藝術品、日記、錄影帶等等。這些珍品中有一封佛洛伊德的親筆信，寫於1935年4月9日。西方的心理學界、性學界對這封信的價值極為重視，但在中國，乃至東方，這封信仍鮮為人知。

1930年初，一位美國母親寫了一封信向佛洛伊德求教。這封信的內容與原件已不得而知。但從佛洛伊德的回信來看，我們知道這位母親的兒子是個同性戀者，她向這位當時馳名於世的維也納精神分析家鼻祖佛洛伊德求教，佛洛伊德於1935年4月9日回信。這裡，我把信的全文翻譯成中文，希望對中國心理學家、性學家對佛洛伊德的研究有所幫助。

1935 年 4 月 9 日 維也納

親愛的x x 女士：

我從你的來信可以推斷你的兒子是個同性戀者。我印象最深的是：你在談及他的時候並沒有用這個詞。請問你為什麼迴避這個詞呢？同性戀固然沒有任何優越性，但也不是一種恥辱。它不是邪惡，不是道德的淪喪，亦不能劃歸為一種疾病。我認為它是性發展中的某種停滯而造成的一種性功能的變異。從古至今，許多享有極高聲譽的人都是同性戀者，其中一些還是全人類的偉人。如柏拉圖、馬基郎其諾、達芬奇等等。把同性戀作為一種犯罪不僅是不公正的，而且是殘酷的。如果你不信我的話，可以去讀哈夫洛克·埃利斯（Havelock Ellis）的著作。

你問我是否可以幫忙，我想你是問我可不可以把他的同性戀消除掉，而讓正常的異性戀取而代之。我的回答是，一般地說，我們無法許諾能達到這一目標。在一些具體的案例中，我們確實挖掘出那些在每個同性戀者身上所有消沈的異性戀的因素來。但從大多的案例來看，我們沒有成功。成功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個人的素質和年齡。治療的結果難以預測。

精神分析能幫助你兒子多少又是另一回事。如果他現在不幸福、有點神經質、充滿了矛盾、性情也郁郁寡歡，那麼，無論他繼續保持同性戀與否，精神分析都可以讓他感到幸福些，讓他心靈和諧而變成一個有價值的人。如果你想讓我來為他進行精神分析（我想你可能不會），他只能到維也納來。我不打算離開這裡。不管你如何打算，都請回個信。

致良好的祝願！

忠實的  
佛洛伊德

又及：我不覺得你的手跡難讀。希望你讀我的手跡和我寫的英文信也不會有任何困難。

這封極寶貴的信是如何來到金賽研究所的呢？事情是這樣的。廿世紀四十年代及五十年代的金賽是美國家喻戶曉的矚目人物。他的兩部著作《人類男性性行爲》，《人類女性性行爲》使他在美國性學界獲得了與佛洛伊德相提並論的地位。而那位曾經向佛洛伊德求教的母親終可替這封不平常的信找到歸宿。在珍藏了十四年之後，她把這封信寄給了金賽博士。她寫到：「親愛的金賽先生。我這裡特地把一個偉大而善良的人所寫的信寄給你，你可以保留。一個充滿感激的母親寫於1949年12月22日。」這封信就這樣一直保存在研究所裡，為學者和參觀者所密切關注。

這封信闡述了佛氏對同性戀的基本觀點。這封信與他1905年發表的《性三論》(《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已時隔三十年。《性三論》作為他重要的性學著作，闡明了他關於同性戀以及兩性戀(bisexual)的性學思想。佛洛伊德關於性的一個基本點就是人類有著一種普遍性的兩性戀的特徵。他認為精神分析表明：所有的人至少在無意識的狀態下有能力去選擇一個同性作為戀愛對象。他認為不論是同性戀的力必多(Libido)還是異性戀的力必多，就它們對人的思想精神狀況的影響而言是沒有什麼區別的。而且同性戀是性的發展中由於父母的影響或忽視而產生的幼兒性階段的一種固態(Fixation)。

同在1905年，他在一報上寫道：同性戀不是疾病，也不是能在法庭上所能解決的問題。在這封短短的不足400字的信中，他也強調了這些觀點。同時，由於他認為人類的普遍的兩性戀的觀點，他認為同性戀者中也包涵了一些異性戀的因素。即使精神分析也不能完全把一個同性戀者變成異性戀，但精神分析學家至少可以挖掘出些異性戀的因素來。這種解釋也表明，佛氏本人對同性戀的產生原因不甚明瞭，因為他對精神分析能否治療同性戀保持了清醒的客觀態度。這種態度在這封信裡是表達得很清楚的。從這封信中我們還可以看出，佛氏不是把精神分析的重點放在能否把同性戀者轉變為異性戀上，而是著重於病人的心理精神狀態，即他的幸福與否。這個觀點與他對偏執的解釋有關。他認為偏執狂是壓抑了的同性戀的表現。因此他擔心這位母親的兒子會不會因為自己的同性戀而郁郁寡歡。從這位母親感激口吻

裡，我們可以看出這封信對這個家庭的幫助。

這封信不僅闡明了晚年的佛洛伊德對同性戀的看法，更說明了佛洛伊德作為一個科學家那種坦誠、熱情的態度。

(下附原英文信件)

April 9th 1935

Dear Mrs × ×

I gather from your letter that your son is a homosexual, I am most impressed by the fact that you do not mention this term yourself in your information about him. May I question you why you avoid it? Homosexuality is assuredly no advantage but it is nothing to be ashamed of, no vice, no degradation. It cannot be classified as an illness. We consider it to be a variation of the sexual function produced by a certain arrest of sexual development. Many highly respectable individuals of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have been homosexuals, several of the greatest men among them (Plato, Michealangelo, Leonardo Da Vinci etc). It is a great injustice to persecute homosexuality as a crime and a cruelty too. If you do not believe me, read the books of Havelock Ellis.

By asking me if I can help you mean I suppose if I can abolish homosexuality and make normal heterosexuality take its place. The answer is in a general way, we cannot promise to achieve it. In a certain number

of cases, we succeed in developing the flighted germs of heterosexual tendencies which are present in every homosexual. In the majority of cases it is no more possible. It is a question of the quality and the age of the individual. The result of treatment cannot be predicted.

What analysis can I do for your son runs in a different line. If he is an unhappy neurotic torn by conflicts inhibited in his social life, analysis may bring him harmony, peace of mind, full efficiency whether he remains a homosexual or gets changed. If you make up your mind, he should have analysis with me —I don't expect you will—he had to come over to Vienna. I have no intention of leaving here. However don't neglect to give me your answer.

Sincerely yours with nice wishes  
Freud

P.S.

I did not not find it difficult to read your handwriting. Hope you will not find my writing and my English a harder task.

